

生产力形态学 与 生产力标准观

—精神文明建设先行战略的生产力哲学探论
(下)

高宝柱 于慈霖 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生产力形态学与生产力标准观

——精神文明建设先行战略的生产力哲学探论

下

高宝柱 于慈霖 著

赠予学院图书馆

李静一

99.4.20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长春

(吉) 新登字 12 号

生产力形态学与生产力标准观

SHENGCHANLI XINGTAIXUE YU SHENGCHANLI BIAOZHUNGUAN

高宝柱 于慈霖 著

责任编辑：刘仁学 封面设计：李冰彬 责任校对：李磊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138 号)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邮政编码：130024) 吉林省吉新月历公司印刷分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印张：29.5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812 千 印数：0 001—1 000 册

ISBN 7-5602-2189-0/B·33 定价：(上、下册)58.00 元



高宝柱 山东莘县人，1952年生。1965年秋上初一，后当过3年煤矿井下开拓工人。1967年初，怀着对“文化大革命”的不解，开始自学马克思主义原著，历30年，至今不辍。举凡马克思主义原著，国际共运各党派文献，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探讨著作，译为中文者，几乎全部读过。1985年调入太原社会科学院，1992年起任副院长。曾撰写、发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内涵与精神文明建设目标的战略取向》等科研论文20余篇，计25万字。



于慈霖 山东平度人，1938年生。196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长期从事中学教育工作，任校长20余年，曾被太原市人民政府授予“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依据实践经验所撰写的《对“感情管理”的认识与探讨》等论文，发表后均被评为优秀论文。

二位作者自1985年起合作。共同撰写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能否产生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一国两制”构想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等论文，曾分别在《理论内参》和《未定稿》等刊物发表。本书系两人的第一部专著。

本 册 细 目

第四章 纯粹唯物论与实践唯物论	501
一、纯粹唯物论与实践唯物论对“对象、现实、感性”的不同理解,必然引出两种不同的哲学基本问题观,并进而导致对精神文明建设先行战略的两种不同立场	503
(一)实践唯物主义对周围世界把握的双重向度——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及其相互关系,首先表明了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摆在首位	535
(二)实践唯物主义对人类主体把握的双重向度——自然向度与社会向度——及其相互关系,同样表明了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摆在首位	555
(三)实践唯物主义对历史发展把握的双重向度——现实向度与理想向度——及其相互关系,依然表明了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摆在首位	600
二、纯粹唯物论与实践唯物论对“社会生活本质”的不同把握,必然引出两种不同的生产力观,并同样进而导致对精神文明建设客观地位的两种不同认定	635
(一)马克思主义在把握社会生产力内在本质时的物质——精神向度及其内部关系,首先必然导致对精神文明建设领先地位的哲学认定	643
(二)马克思主义在把握社会生产力内在本质时的自然——社会向度及其内部关系,同样必然导致对精神文明建设领先地位的哲学认定	673
三、纯粹唯物论与实践唯物论对历史发展规律的不同据论,必然引出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观,并同样进而导致对精神文明建设现	

实地位的两种不同措置	701
(一)两种不同的生产力地位论,必然导致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 依据观,并进而导致在建立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对精神文明建 设地位的两种不同态度	719
(二)两种不同的生产力实质论,必然导致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 本质观,并进而导致在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对精神文明建 设地位的两种不同立场	746
余 论	789
一、“一个中心”由以产生的阶级关系依据,决定了在达到彻底胜利 这个层面上,“一个中心”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起着最终决定 作用,而精神文明建设虽然具有极重大历史意义,但不处在最终 决定地位	799
二、“一个中心”由以运行的阶级关系现实,决定了在当前生死存亡 这个层面上,“一个中心”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不起直接决定 作用,而精神文明建设虽然仍旧要倚重于“一个中心”,但是处在 直接决定地位	808
结 语	849
附录一 生产力实质论与生产力标准观	862
——论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生产力标准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880
后 记	893

第四章

纯粹唯物论与实践唯物论

社会生产力，作为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开发自然、改造自然的现实力量，既是思维与存在由以分化的根源，又是思维与存在在实现统一的归宿。因而，它本身就跟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贯穿、支配一切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不只是它的发生与发展状况影响、制约乃至最终决定着人们对这个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方向与解决程度，而且，人们围绕着对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而建立起来的哲学观点、哲学体系，也在极大的程度上，影响、制约以至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其对社会生产力本身内在本质与发展规律的把握。精神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主体生产力与客体生产力、未来生产力与现实生产力辩证矛盾运动的形成和展开，实质上即是人类在经过了漫长的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之后，从近代以来才发生的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最为根本的实践运动形式。就此而言，对它们的理解、措置，从根本上说，也都是人们对哲学基本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在生产力观上的贯彻和投影。马克思正是遵循着一切唯物主义在思维与存在关系上的共同的根本立场，总结他以前人类的一切历史发展，尤其是社会生产力的历史发展，首先确立了科学的生产力观以及与其紧密相连的生产关系观和社会主义观，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才进而 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完整地、科学地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建立了以物质范畴为基石、以实践范畴为核心的唯一彻

底的唯物主义,从而既实现了对一切唯心主义的革命,又达成了对以往一切唯物主义的超越,建设起了人类思想史上作为体系来讲是唯一科学和彻底的哲学。机器——科学生产力时代所产生的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整个社会生产力完整系统体系的前导产业、动源产业、先行产业而必须予以适度超前发展的客观规律,本身就是思维与存在的矛盾这个人类实践的基本矛盾发展到今天的客观历史表现与客观历史产物。对这些规律作了科学揭示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对思维与存在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辩证、历史的实践唯物主义立场,在近现代生产力观上的贯彻与表现。正确地、科学地、完整地把握与运用这些客观规律,必须以正确地、科学地、完整地把握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确立这个唯一科学和正确的思维方式、思想路线作为基础;相应地,人们在对这些客观规律的认识、把握、运用上的一切缺失、短视与迷误,也都与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特别是与其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哲学基本问题观、科学的生产力观、科学的社会主义观的理解偏差,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以致在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的与片面的理解,把它混同于纯粹唯物主义与直观唯物主义的那种理解,正是在精神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主体生产力与客体生产力、未来生产力与现实生产力辩证矛盾运动规律上的所有错误认识、错误措置的最后的思想根源。针对这个根源,着力从哲学基本问题观、生产力观和社会主义观上,划清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实践唯物主义与纯粹唯物主义、直观唯物主义的界限,以确立正确认识、把握和应用上述诸对应形态生产力辩证矛盾运动规律的根本的世界观基础,可以说,又是为着引导人们从“一个中心”本身内在关系、内在规定的高度,达成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适度领先发展的科学共识,所必须进行的思想革命与理论升华。

按照马克思主义对相关问题的“本来论述”,依据近现代世界

生产力发展的“既有事实”，循着哲学基本问题观、生产力观和社会主义观层层递进的顺序，一步一步地说清在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实践唯物主义与纯粹唯物主义、直观唯物主义的联系、对立和区别，阐明在这些方面我们所应该具有和坚持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本来立场，以把这个必须实现的思想革命与理论升华切实地予以推进，这即是我们在本章所试图达到的目的。

一、纯粹唯物论与实践唯物论对“对象、现实、感性”的不同理解，必然引出两种不同的哲学基本问题观，并进而导致对精神文明建设先行战略的两种不同立场

一提起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摆在首位，必须适度先行，便以为是在搞唯心主义，便要坚决反对，这是我们所遇到的一种最为惯常因而也最为强大的思想势力^①。不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拨乱反正，来逐步排除这种思想势力，改变这种习惯式的但又是错误的哲学思维方式，我们的生产力发展，经济建设，也即党的基本路线所明确规定的一个中心，就永远不可能真正转入切实依靠科技、教育先行，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也即切实依靠精神文明建设适度超前、领先的正确道路；而这种思想势力、这种习惯式的但又是错误的哲学思维方式之所以能够渐次形成与持续存在，又不仅与不能正确理解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各自的内在本质及其相互关系直接相关，不仅与不能正确理解哲学基本问题及其与两个文明建设相互关系之间的区别直接相关，而且从根本上说，

^① 它之所以强大，确实正是因为它已深入到千百万人的灵魂深处，因而，几乎已成了整个社会的几乎不可逆转的思维习惯。列宁所说的“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4页），无疑对此完全适用。

与不能正确区分纯粹唯物论与实践唯物论基于“对对象、现实、感性”的不同理解所形成的两种不同的哲学基本问题观直接相关。因此，我们在这里，在本章，也就不能不对这个问题，即直接决定两个文明建设相互关系如何处理的基础性与根本性问题，首先加以论述和澄清。

方法，则是要严格依据原著，全面恢复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完整学说——凡是马克思主义原著中论及这一问题的地方，至少是其中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我们都要尽可能完整、忠实地加以引证——，在这个基础上，来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与两个文明建设这两大不同社会实践的相互关系问题之间的区别，对实践唯物论与纯粹唯物论和直观唯物论在哲学基本问题的唯物主义解决上的区别，一一做出明确阐述，并进而对精神文明建设先行战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观上的依据作出充分论证。

只是，在正式进入这个论证过程之前，需要对“实践唯物主义”问题作一点说明。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称作“实践唯物主义”的，不是别人，正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者的马克思自己。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明确地讲，“共产主义者”，也即后人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实质上即“实践的唯物主义者”^①。此前，他在标志其“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和最后一条（也即第十一条）中，又都把实践性作为由他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作了明确论述。《提纲》第一条中，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即“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就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48页。

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而，它们都“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最后一条，即第十一条中，马克思则归纳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因此，依照马克思本人的揭示，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对自己哲学总体实质的概括、称谓，也只使用了“实践的唯物主义”一语。他们从来没有以“辩证唯物主义”来直接称谓或概括自己的哲学。列宁虽然认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并且十分肯定地说“恩格斯关于这一点”有“无数言论”^②，但至少到目前，人们还没有在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任何著作中找到支持列宁这一论断的直接的文献依据。自然，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说“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概念有什么错误。因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实践性特征，本身不仅不排斥辩证性，而且就其把“实践”概念引入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把握和解决而言，本身就正表明了，其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把握特别是解决上，恰恰是以自身的辩证性而超越了一切旧唯物主义。但同时，考虑到最初以“辩证唯物主义”指称和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总体实质的人们，包括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在内，都没有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也即没有看到马克思本人对自己哲学体系的指称和概括；尤其是考虑到，对马克思哲学所作的这一指称和概括，之所以能够成立，主要的与根本的依据，也正在于其正确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把实践作为自身体系的核心范畴，而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唯物主义的把握尤其是解决上，实现了以辩证性取代形而上学性的伟大革命，所以，也不能认为，流行至今的“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概括，因其流行，就必须被当作对马克

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未经恩格斯修改的1845年稿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6、8页。

② 列宁《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第1页。

思主义哲学体系总体实质的唯一正确的概括。至少,不能在这种概括和指称上排拒“实践唯物主义”概念,相反,倒是应该允许“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指称和概括与“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指称和概括同时存在。我们在这里,在本书中,一律采用马克思本人对其哲学体系的概括和指称,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作“实践的唯物主义”。

十分明显,我们在这里所将要予以论证的问题,主要关涉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两个文明建设相互关系的措置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如果二者不是一回事,道理又在什么地方;再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即“实践的唯物主义”,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把握和处理上,与历史上一切其他形态的唯物主义,尤其是作为近代唯物论发展史上两个重要阶段的纯粹唯物论与直观唯物论^①相比,到底存在什么区别,这种区别对现实的两个文明建设相互关系的处理作出了哪些根本性与方向性的规定。无疑的,我们必须先说清第一个方面,才有可能进而说清第二个方面。

究竟什么是哲学基本问题?依据对这个基本问题所持的不同立场而界划出的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分野,是不是就跟对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相互关系的不同处理直接同一?也就是说,是不是只要坚持唯物论的立场——这里所说的当然是一切唯物论哲学的共同立场——就绝对不能实行精神文明建设先行战略?我们认为,这些正是第一个方面所触及的主要内容。因而,在这里要首先对之予以分析。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

^① 用于指称和概括近代唯物主义发展史上的两大唯物论形态的这两个概念,都是出自马克思。对它们所涵括的唯物主义形态的述评、论析,则分别见于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163—164页,第3卷第6—8页、第42—51页。

在的关系问题。”究竟这个问题的内涵是什么？依据对这个问题的对立的回答所界划出的唯物论与唯心论这两大哲学派别，又究竟具有什么涵义？对此，恩格斯和列宁都曾作过非常明确的、丝毫不会引起误解的论述。恩格斯说，“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究竟“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哲学家们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从而归根结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就是说，界划唯心与唯物两大对立哲学派别的，实质上，就是精神和自然界谁是谁的本原这样一个问题。恩格斯的断言——“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①——讲的就是，除了对在上述原初意义上精神与物质谁产生于谁的对立回答这个唯一的问题之外，唯物与唯心这两大哲学派别的划分绝无任何其他的标准。列宁在这个问题上与恩格斯完全一致。他不仅同恩格斯一样，只在究竟谁是第一性的这个唯一的意义上，以“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界划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样“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区别”^②，明确指出唯心主义的实质就在于“把心理的东西作为最初的出发点，从心理的东西引出自然界，然后再从自然界引出普通的人的意识”^③，而且特别强调说，即使是“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即“仅仅在承认什么是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第315—316页。

②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第35页。

③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第236页，着重点（黑体）为引者所加。

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过这个范围，这种对立无疑是相对的”^①。因此，不是别人，正是坚定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列宁，不仅肯定地指出了“观念的东西同物质的东西的区别也不是无条件的、不是过分的”，而且明确地认定，“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对历史很重要”^②。他甚而做出了使那些仍旧停留于纯粹唯物主义、直观唯物主义的人们感到石破天惊的重要结论，就是“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③。仅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仅只是意味着在精神与自然界二者谁是谁的本原的问题上，把自然界置于本原的地位，而把精神置于派生的地位；超出这个范围，也即超出物质与意识的对立具有绝对意义的这个唯一领域，在承认自然界是本原的前提下，而确认精神不但能够反映而且能够在反映的基础上进而创造客观世界，并不违背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与高度重视精神的能动作用、创造作用，不但不相排斥，而且正相一致；因为，正是这种解决，也只是这种解决，才给精神的能动作用、创造作用，界划了确定的范围，赋予了科学的涵义，提供了正确的基础。一看到强调“精神”，强调精神创造的作用，就认为是在搞唯心主义，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误解；更何况，“精神生产力”跟“精神”还并不直接等同，“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跟“物质与精神”之间，则更不能直接合一。

必须指出，恩格斯和列宁不仅对精神和物质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的确切涵义与范围作了上述十分明确的丝毫不会引起误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第150页，着重点（黑体）为引者所加。

②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97页。

③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182页。

解的界定，而且在这个界定范围之内，对于什么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唯物主义解决，作了同样十分明确的丝毫不会引起误解的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关系，也即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唯物主义解决，主要有以下三重层层递进的涵义。一、就初始意义上物质与精神谁产生谁而言，物质是本原，精神是产物。物质是本来存在的东西；思维和意识则“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①。二、就依存意义上物质和精神谁决定谁来说，物质是实体，精神是属性。物质是独立存在的东西；精神、意识却必须依存于最高级的物质——人脑。“精神不是离开肉体而存在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是头脑的机能”^②。三、就根源意义上物质与精神谁反映谁而论，物质是原物，精神是摹本。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东西，精神却只是物质在人脑中的反映。“物、世界、环境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③。除此之外，也即在这个究竟谁是第一性的、谁是第二性的根本问题的上述三重涵义之外，物质与意识的对立并不具有也不可能、不应该具有绝对的意义，相反，倒是只具有相对的性质。也就是说，虽然在此根本问题的领域之外，对物质与精神（通常情况下，也即是社会发展中的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相互关系的处理，也必须以上述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唯物主义解决为前提、为基础，因而，也有一个坚持这个前提、基础，还是背离这个前提、基础，也即也有一个唯物、唯心的问题，但是，只要域界适当，分寸适当，也即只要从根本上与这个前提和基础相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0卷第38—39页。

②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第87页。

③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第65页。

一致,那么,即使把精神提到第一的地位,也并不就是唯心主义。

具体到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的相互关系,则由于其并不等同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因而,对这个关系的处理,也就显然并不在这三重涵义之内,不属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范围。

首先,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都是建设,是人类改造客体的实践,是客观的活动。它们虽然分别冠有精神与物质的字眼,并不就是精神与物质本身。因而,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只能是“物质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建设不仅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互为目的”,而并不存在哲学基本问题意义上的谁是本原谁是产物、谁是实体谁是属性、谁是原物谁是摹本的问题。

同时,精神文明建设虽然确实以获取精神成果为重要目的,但其实质不是要建设精神,而是要通过改造人的精神世界来提高、拓展人这个地球上唯一具有自觉能动性的物质的本质力量。物质文明建设则是作为主体的人直接把自己的本质力量作用于自然界而使自然界发生服从人类需要的变化。两者都是改造物质客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区别仅在于前者的对象是有智慧的能动的物质,后者的对象是无智慧的受动的物质。它们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就是对有智慧的能动物质的改造与对无智慧的受动物质的改造,即对人的改造与对物的改造之间的关系。主张精神文明建设先行既不是主张由精神生出整个自然界,也不是主张人们的实践可以不以外部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及其规律为基础,而只是主张在统一的改造自然(就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讲,人当然也是自然的一部分)的过程中,谁在锻造主动的力量,处在前导的地位,谁就应该先行一步。显然,它在这里不仅没有主张精神对自然界是本原,而且根本没有涉及精神与自然界谁产生谁、谁决定谁的问题。

再则,生产力这个标志人对自然关系的科学与哲学范畴,本身